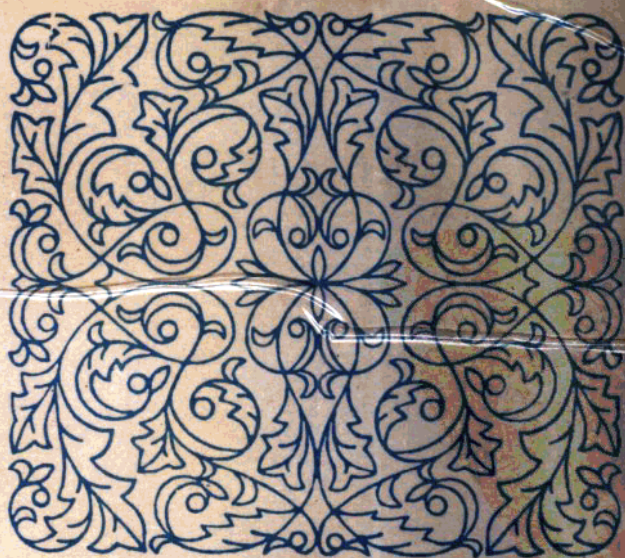


民國叢書

第四編

· 57 ·



PDG

民國叢書

第四編

57

文學類

樂府通論

王 易編

魏晉詩歌概論

郭伯恭著

建安文學概論

沈達材著

上海書店

沈達材著

建安文學概論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 出版

〔實價大洋伍角〕

建安文學概論



著者 沈 達 材

出版者 樸 社

印刷者 北京書局

總發行所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
樸社出版經理部

總經售處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
景山書社

序

當用宜正在起草這書的時候，要我在他做完後，替他做一篇序，當時我便當面答應他。後來轉想，覺得這回的允許，未免太過孟浪；因我對於建安文學，從未研究過。如果胡說亂講，不獨給讀者以笑柄，而且會減少本書的價值。但既答應了他，便不該自食其言，以全自己的信用。因此便把我平時要講而未講的話寫出來，以求寒賚。空泛之病，在所不免，閱者不要把牠當做是這書的序文，只當做是我對於中國文學史問題中的一種雜感罷了。

人類是進化的動物，他的全生命，都是時時刻刻在進化中廢續着；他的一切活動，也就時時刻刻現出他的進化的本能。這是稍有歷史眼光的人，都承認的。可是這種進化的遺跡，怎能源源本本顯示於吾人之前呢？歷史家的任務，就是要把牠進化的程序，記載下來，而推求他爲什麼能夠這樣的進化；并其進化到這種地步，對於人類有什麼影響的因果關係。這樣我們對於全人類，纔能得着明確

的整個的觀念，而這種歷史，纔是全人類的真史。

然而人類的活動，是包羅萬有的，所以他的進化，雖同是以本能為出發點；可是進化的行程，是分途并進的：政治的措施，科學的發明固是人類活動的結果；而哲學，文學，藝術……的進步，也是人類活動的產物，各跑各的路，而各求各的本能的發展。

文學是人類心靈的表現，有人類就有心靈；故有人類就有文學（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文學，只能在文字發明後的範圍內。而文學的表現，不僅靠著文字，凡所唱的歌，所說的話，如能赤裸裸的道出人生的真象，就是文學。只因原始時代的文學無文字可供記載，故失其傳）。人類既是天天在進化的歷程中不停的走着，自然他的心靈——文學，也就依這原則而日益擴展。所以牠所表現出來的形與質，便時時顯示其進化，文學史——無論是斷代史或通史——的使命，就是記載文學的進化的歷程，并在這歷程中推出其因果關係也，如普通的歷史或別的學術史一樣。

但是中國著作文學史的人，大都未能明白這層關係。他們只認定文學史是歷代文學的堆積地方，好像工廠中的棧房，盛了許多製造品，或博物院中盛了許多骨董一樣。總不知道歷代的文學作品，是歷代人類中的一部份活動的結晶，人類的活動，是前仆後繼，時時廢續，沒有一刹那的間斷，往往前人把未完之業，留給後人；後人繼承前人的遺業，又把牠推廣擴大，向前進展，而再交給後人。這樣展轉相承，其間進化的原動力是怎樣，把牠探索起來，使現代的人類，明白過去這部份事業進行的步驟，以求其一貫精神。因此，所著作的文學史，只知敘述唐詩、宋詞、元曲……的怎樣美麗，怎樣發達，並不會推求唐詩的流為宋詞，宋詞的流為元曲……這其間的遞嬗，是經何種文藝思潮的鼓盪；由已成的果，而求其所以成的因。況且有一部份的人，還持着元明不如唐宋，唐宋不如六朝，六朝不如魏晉，魏晉不如秦漢，秦漢不如三代的態度，去了解文學史，全不知道自己已經違背人類進化的原則。至於誤解文章，就是文學的人，更是數不盡的。因為這

機，所以到了現在，還沒有一部完全照着進化的原則，而求出進化中的因果關係去著作的文學史出來，供人閱讀，真是中國學術界的一件恥辱！

一二年來，這書的作者和我，對於過去學術，要如何去整理和研究的問題，常常提出討論，結果對於上述的觀察和主張，實是共同的認識。這編便是敘述中國過去時代中的一小階段的一部份人——文學家——的文學作品，就算是這一小階段的文學史。他的作法，就是實行上述的主張——雖不能竭全力去敘述，然而這樣作法，在中國文學史的著作中，還是少見，這並不是我們自己的人『賣花說花香』；我只是站在批評的地位，用公正的態度去觀察牠罷了。

至於內容所講的，所引的，對不對，我早已聲明，因對本題無研究，講不出來，請原諒！

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，

沈炳華于霹靂巴力

建安文學概論目錄

序

沈炳華

頁數

引言

一

建安文學與東漢詩人

九

建安文學與時代背景

二一

建安文學與樂府

三五

建安文學之趨勢及其影響

五二

建安文學的中心人物

八七

曹操

九五

曹丕·····	一〇五
曹植·····	一二五
前人認識中之建安七子·····	一六二
建安七子之詩歌·····	一七一

建安文學概論

沈達材著

引言

文學史的研究，並不異於通常的歷史。研究歷史，不在於帝王的易姓，權臣的盛衰，和戰爭的因果；它的最大任務，最要指示民生的狀況，和社會活動的情形。做文學史，也要有這種特殊的眼光。

從前的人，對於文學史的認識，大概是以討論文體的變遷爲目的；對於作家，也不過是用些膚泛的評語，來塞責了事。他們並沒有想到那一時代的文學趨勢是怎樣？文學史上的特殊表現，又是如何？所以文學史，也不過是詩話式，或文論式的變相吧了。

我們以歷史學上進化律的眼光，去部勒一切文學史料。覺得文學史的重要使命，是以橫的方面底組織爲背景，而注意於某一時代的文學趨勢如何，及其影響於文學史上的成績，又是如何爲目的。知此，然後可以談論建安文學的史

底組織。

建安這個時代，在政治上觀察，是個大混亂的時期，然在文學史上看，又是一個光榮的時代了。

許多文學批評家，都看這個時代，為非常重要，非常燦爛。故鍾嶸述兩晉之詩，而歎「建安風力盡矣」，李白論詩，亦以「自從建安來，綺麗不足珍」及「蓬萊文章建安骨」為言。即盛唐詩人，所提倡的文學口號，也以「力追建安」為目標。可見它在文學史上，實佔着很重要的位置了。

原來文學史時期的劃分，是和政治勢力的消長，不發生關係的：在歷史上講，所謂六朝，是指着建都金陵，保持東南半壁的吳東晉宋齊梁陳而言；而在文學上來說，則是指魏晉而下，至於隋的那個時代。建安在政治史上是個終點，然以文學史的眼光看去，却又是一個繼往開來的大時代，結束上古文學史，而開展出中古文學的新的局面。所以我們今日要研究建安文學，對於時期的劃分，須十分

注意。蓋建安時代，在政治方面，是跳不出東漢的範圍；而於文學史上，它是獨立的，不屬於任何方面的。我們知道這時期的文學趨勢，至正始年間，纔起了大反動。劉勰所謂：「正始明道，詩雜仙心，何晏之徒，率多浮淺」的話，已是大變建安的風格了。故其文學的生命，便以此時爲終止。雖建安的文學勢力，一直影響到六朝，隋唐間，但要使文學史有系統之可觀，又自當別論。這是我們所應該注意的！

我們覺得前人對於建安文學的來源，都沒有精確的研究；鍾嶸詩品所論列的，不曰某人出于國風，出于楚詞，便是某人出于李陵，出于……，一套俗濫的話。其實，我們從文學系統上去推研，則這時代的文學，全沒受着什麼國風楚詞……的影響。我們只覺得這時代的文學，它的來源，便是樂府。我們可以斷定：沒有樂府，即沒有建安文學。由此認識，文學史纔有脈絡可尋，纔有因果可說。這又是我們所應注意的！

這兩個先決問題，解決以後，然後可以談建安文學的史底組織。

我們看這時代的文學，它的重要，並不在於結束古賦，結束四言詩，成立五言詩的壁壘；其在積極方面，更予以驚人的表現。這種表現，就是樂府詩的解放。在這種運動中心，他們許多詩人，已經從古詩賦裡的文學生活，而易做製造樂府歌辭的文學訓練了。雖然有人稱他們作的歌詞爲『乖調』，但我們以爲正爲其『乖調』，然後能盡量表現其真性情，而不爲形式所束縛。這是這時代的特有精神，我們不該忽略的！

尤其使我們驚歎不止的：就是一切文學都民俗化了。在舊時傳統的文學觀念中，文學中偶雜有些俚語俗調，便以爲有乖大雅；所以真正的平民文學，壓根兒就不易發現。而在這時代中，如曹丕，如應瑒……等人，他們的作品中，不獨是含有民俗化的分子，而且竟有純粹的白話詩了。

從前研究文學史的人，對於文學觀念，都注重在貴族方面，古典方面；從沒有

實融到民間方面去的。即有平民文學的發現，他們也覺得驚奇；或者竟掉頭不顧了。我們覺得建安文學的平民化，白話化，都是有他的來源。我們在上而已經認定建安文學，是從樂府來的；而樂府的發生，卻是從民間孕育產生的。我們知道漢世樂府之設，採詩夜誦的，已有趙代、秦楚之誦了。晉書也說：『凡樂章古詞，今之存者，并漢世街陌謠諷，』所以現存的樂府，竟有一大半的平民文學。因為如此，故建安文學的民俗化，白話化，已是必然的結果了。這種趨勢，在研究文學史的人看來，很能尋出它的系統來歷，也就不以為怪。只是中國的文學，一向都被看作貴族的裝飾品，這種反動，就有研究和重視的價值了。

至於這個時代的文學中心人物，當首推曹氏父子。建安諸賢其所以能望路爭驅，述作斐然者，亦受曹氏父子的影響提倡。這雖是曹操的惜才如命，收羅鼓勵之功；而其發揚光大的，則尤在子桓、子建的才藻俊逸，能與當代詩人以確切的批評（後當詳論）。故無曹氏父子，則建安文壇無由興起。此則文學運動，亦有

時須藉政治之力也。

且我們尤當進一步研究的，就是這個時代雖然以詩歌為文學運動中心，但仍不免要受環境的束縛，和傳統思想的佔據，而於文學觀念，有所轉移：我們只看曹丕評論諸子述作，仍不以詩歌為主體，而獨著重於辭賦。故曰：「桀長於辭賦，幹時有逸氣，然桀之正也。如桀之初征，登樓槐賦、征思、幹之玄猿、漏卮、圓扇、橘賦、雖張、蔡、匡，不是過也。」在此種理想之下，我們可以推知那時代的文學觀念，仍注重於辭賦，詩歌的勃興，不過是偶然的事吧了。

此種文學趨勢，我們研究文學史的，應該進而探搜其因果關係。若此特殊的主觀，在這時代的人們底眼裡，自然認為對的——確切不易的批評了。然在我們觀之，只覺其錯誤，只覺其糊塗而已。所以我們的建安文學史，不去研究他們的辭賦，而注意於他們的詩歌，也以辭賦之在這時代裡，已成文學史上的陳迹了。而且，在他們認做最好的作品的，又完全出於摹倣，不以情願為主要成分，而

出於以雕章刻句爲能事，故以張、蔡爲止境，（韻譜正語可知）也沒有別的發展了。

至於詩歌方面，蓬勃方興，可以代表時代的精神。我們覺得純粹的民間文學，其始不過是具着粗鄙的詞句，真樸的情調，並沒有什麼綺膩的，曲折的文學描寫。必要到了當代文人學士採用了這些民間歌曲，而自己去做製造新詞時，於是文學的黃金時期便到臨了。所謂建安文學史，蓋即這種文學史上的黃金期產物之一。反觀辭賦的文學，它竟是死的，貴族的，缺乏時代性的龐然大物，在建安文學史裡，是沒有他的位置的。因此，所謂建安文學史，也就是詩歌的發達史了。

依上所說，可知建安時代的詩歌辭賦，其勢力仍并駕齊驅，不分軒輊。故我們的研究，也注意於此二方面；本書的第一篇第四章，便很詳細地敘述樂府的影響，以見這時代的文學中心是在製造樂府歌詞，是自我解放的時代。而在建安文學之趨勢及其影響一文中，我們又得因推究的結果，斷定辭賦的不能代表一切，不是文學史上的正宗文學。這是我個人的見解，并非立異以求高。